

惡平仲。心服其神勇。復取以行。及賊平。平仲功冠軍。乃見貫曰。平仲不願得賞。願一見上耳。貫愈忌之。他將王淵。劉光世。皆得召見。平仲獨不與。欽宗在東宮。知其名。及即位。金人入寇。都城受圍。平仲適在京師。得召對福寧殿。厚賜金帛。許以殊賞。於是平仲請出死士。斫營擒虜帥以獻。及出。連破兩寨。而虜已夜徙去。平仲功不成。遂乘青驃亡命。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。抵鄧州。始得食。入武關。至長安。欲隱華山。願以為淺。奔蜀。至青城山上。青宮人莫識也。留一日。復入大面山。行二百七十餘里。度采藥莫能至。乃解縱所乘驃。得石穴以居。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。弗得也。乾道淳熙之間。始出。至丈人觀道院。自言如此。時年八十餘。紫鬢鬱然。長數尺。面奕奕有光。行不擇崖。塹荆棘。甚速。若奔馬。亦時為人作草書。頗奇偉。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。

陳氏老傳

陸游

會稽五雲鄉陳氏老。年近八十。生三子。有孫數人。皆業農。惟力耕致給足。凡兼并之事。抵質賈販。以取贏者。一切不為。耕桑之外。惟漁樵畜牧而已。子孫但略使識字。

至其失勢。不反噬。以媚權門者。幾人。且岐公平日待明。非有異於衆人也。汪公之拜一府。俱往。非獨明也。明而往事汪公。非有負也。泥塗賤隸。又非清議所及。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。蓋有古烈士之風矣。書其始末。使讀者有感焉。

書二公事

陸游

鄭介夫名俠。以剛直名天下。晚居福清。自號一拂居士。布衣糲食。而雜植華木於舍傍。觴詠自適。客至必與飲。多不過五爵。蔬果之外。一肉而已。遇貧士過。亦薄贖之。止於千錢。飲具皆白鐵。或遺以銀盃。辭不取。好強客弈。棋有辭不能者。則留使旁觀。而自以左右手對局。左白右黑。精思如真敵。白勝則左手斟酒。若右手引滿。黑勝反是。如是幾二十年。如一日。謝昌國名諤。嘗聞道於頤正。郭先生居臨江。名其廬曰良齋。晨興烹豆粥菜羹。一釜偶有肉。則縷切投其中。客至亦不問何人。輒共食。有貧士及醫卜之類。飯已。輒語之曰。吾無錢與君。豈欲詩乎。取幅紙作絕句贈之。以為常。二公亦予所鄉慕也。予貧甚。欲學介夫辦五孟千錢。亦復未易。又不解弈棋。或可

不許讀書為士。婚姻悉取農家。非其類皆拒。不與通。室廬不妄增一椽。器用皆朴質堅壯。不加漆飾。衣惟布襦。裙取適寒暑之宜。行之四五十年。如一日。子孫亦皆化之。無違。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。地名曰南溪。云陸子曰。予嘗悲士之仕者。若苟名位而已。則為負國。必無負焉。則危身害家。憂其父母有所不免。耕稼之業。一捨而去。之復其故甚難。予先世本魯墟農家。自祥符間去。而仕。今且三百年。窮通顯晦。所不論。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。室廬桑麻。果樹溝池之屬。悉已蕪沒。族黨散徙四方。蓋有不知所之者。過魯墟。未嘗不太息與懷。至於流涕也。聞陳氏事。因為述其梗概。傳之。庶觀者有感焉。

書包明事

陸游

包明者。不知其鄉里。少為兵。事湯岐公。自樞密至左相。明常在府。紹興未。岐公以御史論罷。故例一府之人皆罷。遇拜執政。則往事焉。久之。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。一府皆往。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。於是明獨不肯往。曰。是嘗論擊吾公者。持何面目事之。雖妻子飢寒不之顧。未幾以病死。方岐公貴時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。

力貧學昌國耳。書之座右。當徐圖之。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。

林靈素傳

趙與時

林靈素初名靈噩。字歲昌。家世寒微。慕遠遊。至蜀。從趙昇道人數載。趙卒。得其書秘藏之。由是善妖術。輔以五雷法。往來宿亳淮泗間。乞食諸寺。僧多厭之。政和三年。至京師。寓東太乙宮。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。覺而異之。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。知常素不曉。告假。或告曰。道堂有温州林道士。累言神霄。亦作神霄詩。題壁間。知常得之。大驚。以聞。召見。上問有何術。對曰。臣上知天宮。中識人間。下知地府。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。賜名靈素。號金門羽客。通真達靈玄妙先生。賜金牌。無時入內。五年。築通真宮以居之。時宮禁多怪。命靈素治之。埋鐵簡長九尺於地。是怪遂絕。因建寶籙宮。太乙西宮。建仁濟亭。施符水。開神霄寶籙壇。詔天下宮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。無觀者以寺充。仍設長生大帝君。青華大帝君像。上自稱教主。道君皇帝。皆靈素所建也。靈素被旨修道書。改正諸經。醮儀。校丹經。靈篇。刪修注解。